弢槃集文錄

記

金陵城圖記

古之圖經有圖有經職方所謂以周知天下土地之圖也隋志所載世無傳本晉裴秀嘗著六體理趣精奧知之者鮮世俗志乘之書因仍弇陋率爲方圖截然一幅摹寫山川猥標八景稍加辨正名地參差了不盡其形勢有識嗤鄙不其然哉此金陵圖斜長闊狹皆因山爲之類豬龍形有首有角有目有脊有尾有足按以分率準望方邪迂直銖黍不差其得裴氏之遺意者與按建康作邦基於張紘之論都侈於謝安

之造晉洎隋氏平江南六朝之迹終絕無遺有唐一代僅傳韓滉石頭之戍耳厥後楊吳徐氏更造江山宮井御街重開生面潘美之舉闤市蕩然小民至以竹屋爲居明祖集慶定鼎式廓丕基內爲十三門外爲十八門連岡帶郭截淮包山形勢之壯甲於㝡古而聚寶等門城雉則仍南唐之舊惟於西北迤邐闢擴倍極崇侈 國家撫有區宇始毀明故宮城爲駐防城此圖內載將軍等署知爲改建滿城時繪呈本嘉慶十五年樹與修江甯府志客有持此圖見示者因倩友人摹一本以供覽觀每一展對猶想見明祖造天之雄畧 國家綏定之鴻模也 自記云此圖藏之二十餘年頃張之壁間爲一常來客竊去故物繫心嘗爲作詩

以記其事

新建廉州湖廉社學記

國家崇奬文治一道同風既立 學宮復 詔各直省郡縣建設書院而鄉遂遠郊又為之立社學社學者即古小學亦曰少學成湯以訓蒙士文王以教小子而周官所謂家塾黨庠者也以其距郡縣遠故各立於當社俾一鄉之子弟往學焉其有秀異者則升於學謂之書社自三代以來越漢唐宋元明歷代因之粵東社學視他省尤異焉 世宗皇帝時 詔粵東郡縣咸立社學歲發帑金二十四兩延師教課經書兼訓官音於時南海社學至一百三十番禺七

十餘其他州邑少不下數十逮乾隆中以粵音丕變當事者始議裁汰祭項而社學漸廢嘉慶十九年亳州何公某來守廉州越明年六月合浦諸生彭漢光等二十有七人合詞來請曰郡城東北二十里內有大廉六湖兩垌盧井萬家子弟之願學者無從得師焉請於兩垌之交地名紅嶺建立社學以惠我子弟公聞之喜甚亟爲請於院司既得報而鄉人之能好義者諸生之與職事者咸各以其貲來助遂以某年月日經始某月日落成凡爲門幾座堂幾間號舍幾區庖湢畢備合之用錢若干數除先已撥置黿白寮綱地租入若干續又分撥羅召田入官地及大溫大王埠潮荒田今易吳雲騰

買受已產大塘田陂頭塘土地面等處共若干數以充人之道光元年公始將碧石紀其㓕造本末而乞余爲之記因進諸生而告之曰昔韓退之在潮牒修鄉校以郡人趙德有學行請爲衙推官句當學事至今潮人以配食昌黎之廟今太守之賢不異韓公爾諸人如有意爲趙德乎則願有以相詔也夫學莫大於立身立身之道在行已有恥而已古人何人也立身揚名可爲法於天下後世而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恥之大者也而其本必在於讀書蓋書傳所記自天地民物之理修齊平均之道與夫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下而至於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莫不畢載其閒賢豪名士

觀其本末必能有以激發吾之志氣開拓吾之心胸廣益吾之聰明聞見達行成名立凡所爲功名事業之本皆在於是矣自正學不明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於是士無不讀書而其所以事於書者不越乎記誦文詞之末以釣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志趣日以卑陋朱子有言書愈多而理愈昧讀書愈勤而心愈肆浮名愈盛而行誼德業愈無以逮乎古人夫讀聖賢之書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猶不免爲書肆況所讀者之又非聖賢書乎廉僻處海隅其民之能爲士者常少幸而有之其文學記誦之博英敏秀傑之資或無以先於他郡唐宋以來雖以名世大儒接踵來居又未聞有能掘衣

請業而得其學之傳者故其人物不多顯於天下雖然士特患不立志耳苟能廣讀書以開發其志氣交相激勸以成其德業將舉張文獻之名德崔清獻余襄公之經濟邱文莊之文章政事陳白沙湛甘泉之理學海忠介之風節裒而有之傳百世下聞其風者頑廉懦立亦分內事耳孟子不云乎今曰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若循俗卑下無高遠之識日用之間闒闒汶汶證多慰同薇於時流淺薄之名習爲浮華無益之務几席雖設圖史雖存師不知所以教弟不知所以學其何以人材鵲起風俗美盛英偉奇特於以追古人高當世而以面目視向所舉諸賢乎夫賢豪不擇地而生語曰

十步之內必有香艸況廬井萬家之地而謂無士是誣吾人也今社學初立故爲采朱子之言陳其大要以語諸生使無忘今日立學本意諸生勉旃其無負太守之望可也至職事諸人於法例得書姓名及先後撥置田租弓步租入之數悉列碑陰主廉州海門書院桐城方東樹記

新建珠場社學記

事有相因而起者必其有慕乎名懽乎利而爲之然而有出於義者則此心之公此理之同同而之於善者也太守何公旣議興湖廉社學越六旬郡城東南七十里珠場鄉諸生李過春等十有八人亦來請曰盍聞道之在天壤如泉之在地

泉不擇地而出教亦不擇地而施吾州在中國西南萬里炎天漲海之外其士之能爲學者嘗不逮他郡今幸賢太守來莅此邦敷文育德修飾學校以惠我廉人湖廉之士旣聞風而興起矣而珠場獨無吾一鄉之士咸焉願因太守以請亦得立學以比湖廉公聞之謚喜曰語云一人善射衆夫抉拾此之謂夫因復爲之請於上官而得報焉其鄉人之能好義者諸生之與職事者亦各以其貲來助遂以嘉慶二十一年四月在於土名鐵絲垌地方興造七月落成凡爲門幾座堂幾間齋房幾區其用錢若千數除先已撥置田寮山網地租入若干以充膏火而諸生馮掄模等復呈請撥社學後官山

一片種植松樹續又撥入羅召田入官地及大溫大王埠湖
荒田令易吳雲騰私產大塘田陂頭塘土地面等處田若干
畝歲入租銀若干以充入之道光元年太守始屬桐城方東
樹爲文以記將刻於堂除以視永久樹因語太守曰天下事
良法美意誠可貴矣然往往有其事雖若出於義而其實則
非者令諸人之爭立學也其有志於修身致道經史文章之
實用乎抑苟慕乎名懷乎利徒役志於會文甲乙之虛美妲
入薪膏之弋獲乎今之書院其獘可得而言矣月課季攷不
出時文一暴十寒虛應故事就試者贗襲倩代潦艸苟卒敷
衍濫惡相沿不恥校閱者朱墨雜糅熊（？）侗胡盧苟相諛說脩

膳取盈膏車而去矣師若弟汎汎若浮江之木適相值而不相非嗟乎是相率以非名而不成爲名相率以非利而不成爲利茍講明學問約己立志行爲士法文爲世貴當世推重後世流傳豈慕於會文甲乙兒童務逐無足輕重之小名乎行成言立仕則道濟一世顯揚先祖榮及里閭卽使時命不偶亦足俎豆千秋豈懐於區區租入薪膏銖兩之小利乎夫心胸不開則聰明必隘率郡縣百千羣士而相薇於積習鄙陋之俗父師不察其謬子弟不知其非此何由造就人材而成全器豈不與設立學社良法美意大相剌謬乎太守曰是皆有然矣子其卽以此意言之徧告湖廉珠場兩社之士

永安城重修大士閣記

事有覩之非急而可以化民成俗者其惟興廢舉墜乎在通都大邑繁庶壯麗之區或不見功而在荒陋僻遠則其爲維繫之益大矣何以明之人之情積習於狹隘褊嗇之觀則其氣日衰而神不王苟入其邑而城郭溝涂街衢閭舍皆修整高峻不惟肅往來之觀瞻實足以培起地脈增壯民氣使人樂而趨焉漸以成聚成市不難矣故周官冢宰以九兩繫民而大司徒又安之以本俗一曰美宫室即此義也廉郡東一百八十里有永安城剏於明代 國初設駐廉防同知嗣雍正二年同知遷防城乃移駐合浦縣丞及龍門協水師守備

於此凡以扼重海疆用柔輯邊氓顧其城無市肆居民稀少廬舍不滿百家中城有大士閣上以奉大士下爲四達之衢嘉慶庚辰廉州太守何公以事過此憫其將就傾圮躡而觀之則鐵木堅好半可仍用因諭縣丞姚某及鄉耆民勸令募金修復使無任其敗壞旣落成太守請余文爲記余惟大士之祀在寰宇無可言者獨喜其有助於化民成俗之政且以不滿百家之人民能輕施樂捨助發善心此又足以召迎和氣蒙被神庥風雨時節災害不作是可必也故樂爲言

費公祠記

蓋聞名賢之迹世所樂偁過其地者往往流連慨慕想見其

爲人況官斯土生斯土而湛於其心志耳目者哉粤東廉州府東百二十里有山曰大廉高百餘丈縣亙數十里蓋一郡之鎭也攷之於志則以漢合浦太守費公得名而郡又以茲山得名道光元年太守何公行部至此喟然而歎曰古言循名責實實之不存名於何有費公治合浦旣以廉著茲山又以費公得名而費公曾無將蠁是數典忘祖何以昭示後人爰與士紳等議建祠屋三間祀費公於茲山之上俾官斯土者師其亮節生斯土者沐其仁風盛德至善終不可諼也太守又曰茲山五徑險隘登其峰周嚮而眺連岡迤邐俱在目前北與粤西博白地相毗連尤爲宵小販私出沒徑由之藪

玆祠既建不特兵役巡緝瞭望往來有停泊之所而湖廉兩峒居民由此遂免邨庬之警蓋所謂一舉而兩善備焉者也太守屬余爲記爰本太守之言書以遺彼士紳俾後人無忘賚公者茲無忘何公也賚公名貽光武帝時人見范書譙元傳

重建東坡書院記

欽州秦象郡地漢元鼎開九郡則不知是時州屬交阯與合浦與唐章懷太子於馬援傳注引廣州記言援立銅柱事今欽州分茅嶺爲援立銅柱故蹟然後斷知此當屬交阯或曰漢分茅嶺不在今處江左以後屢經離析梁置江州隋開皇

始改曰欽州至煬帝大業初復改爲甯越郡則又別於交阯郡而二之顧其爲地當中國西南萬里瘴海炎天之外而萬山之中土瘠民貧逼接外裔歷代以來義取羈縻任延錫光守交阯始爲立媒官設學校唐宋之世例爲遷謫之所雖名世大儒接踵來居未聞有握衣請業而得其學問之傳者故其名偁豪傑記誦詞翰之功科目仕宦之名常無以先於他郡我　國家文教涵濡海隅荒徼罔不湛被人文鬱起邁於古昔如馮子敏昌其尤者也嘉慶二十四年金壇朱君來刺此州是年值　仁宗睿皇帝六旬萬壽而此州向無慶祝之所惟就龍神廟緜蕝行禮君念臣子職無大小皆以奉

揚　大化宣示　國恩此州壤接外夷邊徼之民無以肅其
觀瞻生其敬恭非特臣子心有不安抑亦非綏靖邊郡之體
州治東向有東坡書院捌自雍正初歲久傾圮爰與同官及
士紳共議卽其基址於內敬謹建造　萬壽宮而於其左側
建復東坡書院於某月日經始某月日落成其　萬壽宮爲
正殿三間東西廂房二間　宮門一座東華西華門二座
於是遐方臣民儼然如奉　天顏於咫尺矣其書院爲後
堂三間中祀東坡像旁爲山長寢室庖湢等所前爲講堂三
間頭門一座又於門外修復宋陶弼所建天涯亭一座亭前
立平南古渡坊朱君曰是役也皆諸士紳自以貲輸親身督

理故用費甚省而蕆功甚速云夫以邊徼萬里之遠窮山極貧之地其士民一聞公義而趨事如此可謂能忠信而好行其仁者矣然非刺史忠誠孚信奉宣　德意亦不能必其信從如此也是乃向之任延錫光所願聞者也朱君來請記余嘉其事遂不復辭而爲道其懿實以諗來喆桐城方東樹記

新修鶴山縣學記代

鶴山開縣始　國朝雍正十年　世宗皇帝賓賜令名從其望也其地距省治二百九十里毗連恩平開平新興高明新會諸邑界崑崙曹幕大雁萬山中林深箐密谿澗陡絕宵匪藏匿猺蠻盤踞往往跳梁滋事如昔時李山宿七縱

玉張組珠等其已事矣余奉　命督粵八載未嘗不以瀕海阻嶺遠州下邑或猶有伏莽爲憂癸未歲元和徐令宰是邑即命其搜剔蒐薙翦除荆棘有則殺無赦徐令下車親履古勞選名新化雙橋古博官田黑坑蘇海等墟果獲渠魁四十餘人寘之法然後餘孽散除良民賴以安業頗治無常士惟在有教苟不淑惟其不思所以轉移之方則彼愚民無知習染所迷汚者可盡殺哉故庠序之權不可緩也鶴山　文廟當時捌始本多艸略歲久益以圮敗徐令於是倡勸邑人其敎諭劻鳩工修葺自　寢殿暨門兩廡齋宮射圃悉更新之然後煥然規模大備繼自今濟濟生徒莪莪儒術入孝而出

將尙義而懷刑卽有傑驁不馴之夫亦將有所觀感回心嚮仁盡化爲隆平之秀民矣會多士來請記因書此以貽之多士勉旃其毋忽斯言也

安徽布政使司題名碑記代

國家設官於各直省有總督以制軍有巡撫以撫民有按察使以明刑然惟布政使專地方之成故凡人士之登進財賦之均輸綜覈悉布政使主之蓋明初置左右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本元行中書省所改故其體嚴其政密外統於內相承爲一其屬有參政參議經歷都司照磨檢校理問司獄等官我　朝因之有損益康熙六年復裁右布政使歸併一官

然猶有經歷理問庫大使等員故布政使得其人則一方民俗之美惡吏治之舉廢財賦之贏絀恆由之故觀治者恆由此以攷其時之得失賢否故其人不可不記也其賢者去而爲巡撫爲總督入而爲卿長登槐贊元比肩纍迹相望故其人尤不可不記也安徽布政使舊駐江甯乾隆二十五年增設江甯布政使司而安慶布政使司始歸於安慶是時建置廨署一切經始艸刱閩中許公松佶實當其事觀其所自爲題名碑記極論所以改歸居近便治之理且歷署厥職以期責後來居此官者之效詳哉其言之矣今去許公之時六十餘年向許公所期責者其人凡幾輩矣又如前所云去而爲

巡撫爲總督入而爲卿長爲宰相者又凡幾輩矣是皆不可不記其人以視於後者尋修於官名在於壁以爲故事垂於無窮其可已乎若夫奉職守官以布宣　聖天子之大化俾此邦民登袵席治進敦龐則尤欲借我僚屬相與恪恭兢惕以其屬之也遂刻石以記乾隆二十五年以前在江甯者先已有記二十五年以後至今道光七年凡　十　人具官某某記

桐城新建魁星閣記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盛於唐貞觀永徽之際搢紳雖位極人臣不由此進者終不爲美此唐王定保之言也自是以來歷

五代宋遼金元明以迄於今　國家所以收英才之用士人所以梯堦獻之身齊耳目湛心志若上帝之所兩用福極以賞罰乎人者有必出是而莫易於是帝亦默喻其志而設爲神焉以陰司其柄則世所祀文昌魁星是也辨之者曰文昌非梓潼張惡子亦非張仲蓋列星之在於天者而魁爲奎斗徐鍇所謂斗首爲魁而柄爲標也器名而星象之漢人轉詁爲首者爲魁宋人又轉詁爲舉之試而冠其曹者爲魁復以文昌在斗魁之前因祀魁星於文昌之宮而朱衣神則又因歐陽文忠而坿會之其事皆不可信嗟呼爲是說者自以爲能持理論兼得攷據矣而余抑以爲不然今夫匹夫千萬人

心志之所結天地且弗能違而況儒士讀書談道聰明靈智彼其心志之所弈積之數百千年而益固而謂不足以動天心乎且夫後世之所有半上古之所無未可以曲士之見闇之也董仲舒論露雷風雨不過二五之氣凝釋合散所爲而後世則實有神以主之漢平帝時天地六宗以下小神凡千七百所豈必盡上古所有邪人心之神與天地之神昭明肸蠁微分鉅合充塞於無閒而人所與接又以事人之禮事之爲之像設爲之廟庭爲之牲牢酒醴爲之爵位名號天子至尊百神是主又儼然致勑詞命以崇其典禮使非實有神焉以尸之將謂是皆虛誣以譎世乎哉傳曰天視自我民視天

聽自我民聽文昌魁星之司科名亦若是焉則已矣吾邑科目昉唐曹夢徵及宋李伯時兄弟至明而大盛及今殆且千百人夫科目全乎人而神之枋馭則主乎天則雖欲不謂蒙神之庥不可得矣顧文昌有祀而魁星無專祠於禮不備形家者言孔子廟東南隅當邑之巽方主文明之象其形氣於建魁星閣爲宜於是邑士某某等合幾十幾人共醵金爲屋三楹上爲閣以妥神階前爲池名曰化龍又爲梯以升閣名曰雲梯凡皆以爲登進之頌云爾先是此地爲江氏住宅其基則蔣氏之世業也當衆議既定江翁遂捐其宅而蔣氏亦捐其地又芋大木以爲樑衆難其材某鄉唐氏聞而亦捐焉

閣既成神像未立諸生某夢有神背立於破廟中者以像手之果得之於東郊龍神廟之廡下奇偉瑰雄稱其神號寶異常設於是遂新而祀之嗚呼是皆非偶然矣是役也其費金錢若干及捐貲首事人等姓氏例悉列書碑陰以某月日經始某月日落成合詞來命東樹爲之記茲系以詩曰

文昌六星北斗魁前既司天祿亦象物先昭明耿耀流精上垣昉唐禋宋載祀逾千祀號斯易人其代天校德降福如衡施權戩彼桐國龍舒之閒衡嶽天柱西來蜿蜒川原翕翼峰勢迴旋篤生哲彥峻我邦賢忠參龍比孝式參騫費槐開府烏柱貂蟬下逮枝官不計員銓文儒德士肩比踵聯世臣喬

木四方於喧凡茲人傑實荷神甄何以報之元此修椽式新丹雘爰庀几筵峩峩冠服升降孔虔歌以侑觴神聽彌妍與邦咸休祥習萬年

廣東省城新建義倉記代

道光十六年冬余自皖撫奉 命督粵朝 京之日相國儀徵公見謂粵省雖東南一大都會然地濱海民稠而田少土地所出恆不足以食本地之民故常仰給於西省往余在粵嘗諭令通洋米以濟內地利甚溥俟子其率而行之既下車中丞令陞刑部尚書祁公見謂廣東省城煙火萬家商賈市舶輻輳豪右聚處掌握之內價盈千金然皆逐末本食不

足卒遇偏災水旱三登不書之歲米價騰貴而飢民不免艱困甚且竊發爲盜故督宮保盧公議欲遵行古法諭令各州縣建立社倉會以水災不果而盧公旋艰於位今據廣州官紳士衿某某等公請在於省城地方建立義倉而私相勸課各富紳捐輸銀兩糴穀以貯不糜費官帑分毫余聞欣嘉旣準行之矣於是以舊西湖倉爲東倉舊惠潮道公署爲西倉共爲倉厫二十座屋六十間計貯粟可六萬石東倉十二厫中祀倉神三間司事住舍庖湢共九間西倉八厫中祀盧公等祿位牌所三間司事住舍庖湢共六間以十七年三月經始十八年三月落成通計收捐銀十二萬五千餘兩除建倉

工費用銀一萬二千九百餘兩備糴穀銀四萬兩見實存發商生息銀七萬兩在事諸人來乞文爲記余惟茲倉之建中丞之盡心爲民諸捐戶之好義樂施在事諸人之始終勤勞鄉梓用意之仁舉事之美既各極其聰明仁愛之願量而無遺矣抑余猶有所慮者事非止一時一地而已也其必將籌乎萬全俾庶事細大可程可久而不壞而後無負於今日之意已然者搠之之勤既有然矣未然者守之之艱更甚於搠從來法雖良而徒法不能以自行況立法苟未盡良何以爲守故先王既竭心思又必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余爲權之盡有數事焉請得爲諸君詳言之夫義倉之法倣於朱子初立

於崇安後遂條上其說孝宗以頒於四方詔民有慕行之者聽而官府無或與焉朱子之法歲一斂散其言曰旣得紓民之急又得易陳以新其法以中夏受粟於倉冬則出息什二以償可以抑僥倖廣儲蓄即不欲者勿彊歲或不幸小飢則弛其息之半大祲則盡蠲之於以惠活鰥寡塞禍亂源誠慮穀久不易則將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一旦不獲已而發之而不足以惠民豈非計之未周法之未善而卒於虛敝可惜哉雖然又慮爲法太密鉤稽太過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肎發眞有如所云粟腐於倉民飢於室之患或將發之上下請眽爲費不貲官吏又來往不時而出納之際

陰欺顯奪無弊不有或所得粃糠居半而償必精鑿計其候伺亾失諸費往往過倍是以貸者病而民之懍懍於飢歲者猶是也故社倉之法不可以司於官然使里社不皆得有可任之人如今日諸君子之忠信明察相與上下一心以謹出入則又慮其計私以害公而其弊要有不可勝言者亦終於蠹敗而已故社倉之設其要在於立法之善而尤要在於得人斯皆朱子所嘗諄復詳言之者矣朱子又言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社倉實爲近古良法而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隋游之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飢餓瀕死而

不能及也由朱子之言弟立於州縣而尙慮遠鄉之民向隅不及令人思之有惻然不忍代爲想者今省會之地商賈市舶輻輳豪右聚處而諸君尙能爲鄉閭立此無窮遠計而遠州下邑不幸而遇災祲本鄉無備豈能越千里而請粟以救飢哉然則盧公之所慮欲令各州縣設立社倉其尤爲切於經政之實用哉故今於祁公之所已行者固欲諸君長慮遠計爲經久不壞之法而遠方州縣之未行者余方將卒盧公之志而與諸牧令暨各州縣紳庶亟圖之雖邊州下邑其紳庶多貧弱不能如省城之衆且富舉事易爲力而苟隨地以濟其鄉量力所及不限多寡亦無不足之理其壹皆即以此

省倉謂之儀式先導可也嗚呼君子爲政苟審於分之所當爲力之所得爲而盡其心焉其於濟人也不已多乎因記省倉並及其事至捐輸人戶數目及司事姓氏例得列諸碑陰

自記云此文後半所言令屬縣各立社倉事鄧制軍未行此文亦因改而未用蓋因朱子社倉其後行之不勝其害故也然不行實可惜

廣東省城新立義倉記代

圖民之要莫先足食足食之經莫如積貯史志所書歷代利害昭然而惟粵東爲尤亟蓋粵東爲東南一大都會幅員二千里商民錯處海船雲萃大抵逐末者多本食不足又瀛壖濵海人稠而用少土地所出恆不足以食本地之民故嘗仰

給於西省兼徠呂宋臺灣米以濟猝遇偏裁水旱市價騰貴洋船不時至則人心惶然向來諸公莫不惕然重以為慮今制府大司馬江甯鄧公暨今陞刑部尚書大中丞竹軒祁公軫念民瘼為先事綢繆之計合議於省城地方遵行古法建立義倉積穀以備平糶旋據廣州紳宦士衿某某等幾十幾人呈稱該郡屬諸富紳義民私相勸課情願各捐輸已貲市穀積貯不縻費官帑分毫兩大府欣嘉準行當是時某實陳臬事錢穀非其所司但從旁贊歎碩畫而已戊戌三月倉廒落成適方伯阿公某入覲某攝布政使篆於是諸在事者來請文為記余惟漢常平之設初止以供京師其後乃令邊郡

皆築倉隋義倉之法始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
義倉朱子嘗稱隋唐社倉極為近古良法惜乎皆廢獨常平
義倉為可行但常平主於官義倉主於民二者交有利病然
苟立法果善且密又得人以謹其事固民之要孰大於是余
嘗稽之粵東錢穀之數與他省異蓋錢賤於穀今以有餘
之錢救不足之穀又收之於豐歲無事之日轉移之間而得
失利害較然兩平雖曰民為之而實官導之其在易曰有孚
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兩大府惠民之心民孚之矣可
不謂百世之長利乎若夫地方之坐落廩厫之間架經始之
歲月捐輸之多寡積貯之數目以及在事諸人之姓氏一一切

例得揭諸碑陰者制府記既詳之矣茲不復贅著其所欲言者

新建桐鄉書院記

天下萬事萬物莫非道所發散宣著世人習矣不察行矣不著故恆隱而不顯子思子知道之用費而憂其隱也故揭知仁勇示人以入道之門而謂之達德淵哉粹乎言欲入道者不可離知仁勇凡事類然也故曰達也雖然知仁勇道所分見特道中之一事若道則無乎不包是以昔之哲人尊之以先於天地親之以切於身心學者舍是爲學則非學教者舍是爲教則非教而世之妄人猶以學道相訢病豈不哀哉吾

於新建桐鄉書院而以爲可即之以非明夫道焉桐城在漢屬廬江郡兼得舒龍舒樅陽三縣地至唐始有今縣名其謂之桐者春秋定二年桐叛楚杜預曰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古桐國昔漢朱邑嘗爲桐鄉嗇夫遺言葬此杜預時未有縣名故舉桐鄉爲言攷漢制寬鄉僅得百里狹者數十里不等顧歷代省併沿革不常舒即今舒城縣而桐鄉地形不能截然定其址之所在今特以杜預所指舒縣西南及朱邑墓約略證之即華離析絕大約不出乎此境則謂此所建書院地即漢桐鄉核其名實其非妄有穿鑿安處傅會也可無疑也雖然自漢立鄉以來即有此地至於今二千餘年矣宋元以

前此地之爲陌阡爲亭堠爲荒汪野水號狐兔而舞鼯鼪吾不知何如若近代以來固久爲市鄽闤闠之所聚煙火千家輿馬紛闐雞犬相聞邛陵艸木之縟望之暢然亦可謂舊國舊都矣然往來行人過此見聞曾未有憑軾盱衡感今弔古謂嘗有斯文之聚於此也顏延之云在昔轗期運經始闕聖賢此固事之所不柰何無足怪者今一旦欻然搆講堂崇閈閎峻階戺大屋塗墍牆隅湲邃胄子侁侁若舞風雩法美意煥然作新譬如以十仞之堂縣衆聞卓乎文翁之肆矣山川氣象如故而耳目爲之一變何其興之易也余聞之是鄉人多好義又幸皆給足集議初成各以其家財來助若

其葺之者衆故其成之也速爲之者悅故其舉之也不勞若使朱穎條其風俗安見今不如古不足與漢桐鄉比盛哉夫以千載難明之迹而克證以明之非知無由也以千載未有之事新而舉之無難非勇無由也至一鄉之人咸能輕財嚮義富而好仁又彰彰若是此一舉也知仁勇三德備矣故竊願有詔焉夫今之所以建此書院者豈非爲勸學與學之大豈非欲非以明道與道隱而難明非知仁勇無以開入門之塗今即此書院之建而固以確效乎知仁勇之實如是則由此以推於學而非以明夫道也不難矣凡來學於此者其以吾說切而反之於心所謂即事以窮理者當必憬然有所啟

悟而撫薇於舍近非遠之失也孰與夫他書院之教徒以詞章記誦而溺夫學問思辨之正大也哉若夫經始年月首事姓名工役財費庖湢房序之制例得書於碑陰道光壬寅冬十月邑士方東樹記

重修谷林寺續置田產碑記

古今談佛者惟灝頊以一空字該之古今罪佛者亦惟灝頊以一空字薇之王介甫曰浮屠之法與世人殊洗滌萬事以非空虛伊川程子曰佛氏談空譬如人閉目不見鼻而鼻自在以余論之是皆未嘗淺究佛法而慢隨世俗習傳恆言以誣之也夫佛法不專埽蕩尤重建立叢二乘斷滅惟私於已

菩薩忘身利人濟物故曰無爲而又曰無不爲也故辟支羅漢不得與菩薩並位又況三果小乘以下哉夫佛所謂空特謂無我耳豈滅一切世法哉故經曰如來者卽諸法如義又曰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又曰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世儒不察而以埽蕩斷滅爲佛法是不知三身之有化應四智之有成所作豈大乘之敎哉佛說般若經屢呼諸菩薩摩訶薩而付屬之摩訶薩釋名勇心此人能作大事不退不悔不驚不怖不畏故能荷擔如來無上大法成就不可量不可偁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故曰諸佛皆具二嚴歷觀古德同育王後惟天台智者大師建立最廣傳偁其建大道場四十

八所造像八十萬尊具四悉檀生四種益功未有高焉者也
此雖世法實龍象也桐城縣北呂亭驛右舊有清泉寺相傳
三國吳魯肅讀書處邑志不詳建剎所始但云歷傳唐宋至
明永樂閒僧了美重建崇禎時燬於兵　國朝順治三年僧
元白重修元白退院寺漸荒落邑紳公請靈遠應公住持靈
遠有高行康熙四十六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書扁額
遂更今名濟宗在明初法運中微至萬歷閒三峯漢月道藏
剖石璧宏禮具德門席最盛而具德徒侶尤衆所謂五千衲
子下揚州也吾未見續傳鐙續略等書未知了美元白靈遠
何人法嗣於濟宗世次弟幾抑或旁出要之世近當可借不

誣也初靈遠既住寺因將前各姓所施田種並在寺山場悉行封禁歸寺執業其後住持僧有將山場截賣數處田種典出若干者道光十年令晴嵐朗公接事撙節積累除重修寺宇將所典賣山場田種陸續備價贖回又代償還前住持借貸一千數百餘千文並添置田畝若干均係力自經畫未嘗籍助檀施現擬稟請省憲遵昔示禁永遠不許典賣以保道場因來乞余文爲記余惟晴嵐所爲雖未及智顗之廣且多然就本寺言之亦可謂有功德而合於佛法建立之義矣又惟文字者所以載道之器古人所爲立言與功德同備不朽故余平生爲文不敢作空言必建立一義使有補於世以爲

縱文字卑弱而其義足不倣於天壤亦足與其事其人並垂久遠故茲所發明建立之義既表佛法眞正又以著晴嵐之功德焉昔歸熙甫作保聖寺記亦云文字爲天地間至重也寺無廢而不興而文章之傳絕少今按自建安二十二年僧肅娘至今千六百四十有八年此地興廢寺之刱建不可攷卽自明永樂以來住持寺僧亦寥落不詳豈非無文字以紀之之故吾文雖不傳幸而有傳則是晴嵐豈可不知所重乎哉至其山場田種弓畝之數例揭碑陰道光二十有六年冬十月邑士方東樹撰

邊城策馬圖記代

道光十四年蒙古達拉特旂甲喇納令特古斯私將本管牧
地招收民人耕種住貝子達計多爾濟查知親往驅逐致被
民人等砍傷二等台吉薩音吉雅綏遠城將軍奏　聞奉
旨交山西巡撫鄂順安督辦余時以冀甯道奉差偕歸綏道
瑞福會同歸化城副都統惠顯馳赴薩拉齊廳之包頭鎮地
方會審包頭鎮距歸化城三百餘里爲內蒙古西二盟所轄
地與土默特烏拉四子部落鄂爾多斯皆毗連壤接大靑山
者在漢名陽山又名陰山自雁門以北迆邐至山海以來縣
亙如城障相屬不絕是役也計程凡二千里計日　十旬雖
其使事亦僃壯遊故旣爲詩四章以紀其事復倩鎭江張茶

農解元爲作是圖時以覽觀用不忘官轍焉又攷史記李將軍傳渡河據陽山北假中徐廣曰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曰北假又漢書趙竝使勞北邊還言五原北假膏壤殖穀與常時　以竝爲田不將軍發戍卒屯北假中以助邊餉然則北方田土肥美又恆以假貧人乃自古而然與年月日記

攷槃集文錄卷七終

攷槃集文錄卷八

贈序　壽序

贈陳仰韓序

昔蘇子瞻作方山子傳稱其少之時豪俠使酒馳騁好劍晚乃類於隱君子之所爲以爲不遇於世而遯焉余竊以爲不然橫渠張子少時走馬論兵慨然以經世爲務一見范文正公卽去其浮動而卒進於大儒然後歎賢豪之所自待者重初雖迷於世習一經感變而不遠之復翩然翱翔於寥廓青冥之上塵壒世俗之民渺然不復可識其心胸面目爲何如人又況克由於廣居正路而優入聖域者與吾友陳君仰韓

少時躭詩縱酒喜游工制藝年五十忽棄其所業折節學爲古文夫適康莊者雖跛足晚必有至焉如由於徑也雖狂奔盡氣疾馳竭力而必傷其行也今陳君志於古文雖若未達於橫渠之所志而固已儕於方山子之徒矣抑吾嘗謂天下學術非一而惟古文最難苟非有仁義之質經術之功固不可僞而襲焉故自司馬子長劉子政揚子雲韓退之歐陽永叔以逮於明歸熙甫諸君子者非弟其文之工乃其人皆於道無慚焉今陳君欲自昌其文非志於橫渠之所爲則其文必不傳故吾欲進陳君於文必先進陳君於道勇於善變如陳君其必有以及此矣嗚呼其可量也邪

贈譚麗亭序

道光癸未方子居韶不自意而蒙毀焉念毀者古之君子所不免默默閉門若不聞有譚子者獨來詣余年耆而貌癯聽其言忠信抗直人也告余曰某本江甯上元籍八世祖祁乙字伯卿故東林黨人也官南京刑部侍郎忤魏閹落職懷宗立起爲嶺南按察副使因家於韶故余今爲韶州人余旣異譚子之爲人及聞此言益以歎賢者之子孫固殊於常人也旣而譚子讀余文謂余有文也聞余言謂余有道也時時過從因抵掌憤發其胸中所蘊蓄余益以知譚子之賢矣又久之余毀益甚至合一國上下之人羣惡而幾欲殺之者譚子

慭不憚余謂之曰子胡然邪曩余讀莊子慕庚桑南伯子綦之爲人恆有味乎其言以放吾平日所至雖未俎豆見貧如二子然亦時蒙謂賢焉令衆人之猖狂也如是意者吾之於道豈邪方竊以自釋而子反爲吾嗛乎哉雖然吾聞譚子盍亦久蒙毀者今又不避譏讒而惻然昵就於舉國共非之人則譚子之於毀固已安之而猶爲是不憚者以嘗余之意邪譚子甚貧而廉無子有老母不能具旨甘而卒其弟之子祺日以讀書學古人爲事怡然若以餓死爲可樂者且面命祺從余游譚子寤之吾與子既以貧與毀終矣又欲以遺於祺邪

送毛生甫序

盡天下之人數百年以來其偁文也是非齊一翕然無異論者於唐則韓愈柳宗元氏於宋則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洵氏父子此八人者之在當日其自視孑焉曠若無儔匹矯首以視四方虛無人焉韓氏論文恆舉左邱明司馬遷相如揚雄數人而外此弗之及而人亦不以其言爲斯然猶以爲當時或出於意氣所託奮其私見及至今日其去數人之世亦以遠矣而世有知文者矯首以視四方於彼數人之外非其儔匹仍虛無人焉於是然後乃知斯文之有屬非苟然也道光十三年客吾友姚君石甫武進宮廨武進有文家曰張君

皐聞已前死不及見識寶山毛君生甫宜興吳君仲倫吳江吳君山子三子之文不同要之與皐聞相上下於是心竊怪而疑之私謂文章雖小道然非其作者命世恆數百年不多人今吾少在邑則友孟涂石甫長游江甯則交異之伯言後又得元和沈君小宛陽湖陸君祁孫今又一朝而得生甫三子既生同時又並在大江以南何其於古所得之難者而今獨聚之易且多如是俄而曰是曷足怪韓柳固並世矣然且相愛重如彼若歐曾蘇王師弟朋友或近在一方或萃聚一門其仕又皆同朝其文章既震耀當世流傳且千載攷其平日相謂推偁之詞至今按之一一不虛此必非虛誣標榜所

待刼而有也明矣何獨至吾徒而疑之惜乎巽之先死惟吾數人者獨存而吾又衰羸方禁於家室老病不復可望成學生甫有高識雄才而齒又方壯其文效法班固重厚精密故於其別道此以張之自記云略似韓公筆意沈陸二吳生甫年皆少於余今皆早歿而余以衰老獨久存於世復省斯文爲之慨然而五人之文又皆無收拾未知其果能豁顯而不湮沒否益可悲矣壬寅五月

送張亭父序

吾友姚石甫爲言建甯張亭父令之奇才也武威潘石生吏部嘗爲作閩海奇人歌余固已嚮往之矣辛卯二月亭父過桐城一見傾倒因出其婁光室稿見示讀未終卷則惕然驚歎信石甫取友不虛嘗謂唐以後詩人以李杜韓蘇爲四祖

作者以是爲胚胎學者以是爲餉遺究之得骨得髓恆數十百年不遇一眞此昔人所以致慨於大雅之不作也亭父七言古詩如秋空霜鶻振翮獨邁精神發動萬里無阻五言沈壯蒼鬱氣盈勢遠造意發想自我元宰賞者咸謂其七言逼太白東坡五言逼少陵要之論詩政不必如此拘拘以形格相求如人睡夢初起蒼黃不辨亂道妄指適足爲雕者笑耳九方甄之相千里馬豈以毛色牝牡爲辨識哉亭父於古今作者皆少相推許而獨心折白羊山人余未見山人作而亭父推服之如此則山人可以想見余以卑賤無聞於當世咸名之士多不相接獨有異之伯言生甫石甫數子今又得吾

亭父可知十步之內必有香艸惜乎余之惡質不克往僾焉而無差池其臭味也豈其可媿也與於其行道其情好之實以爲别

辨志一首贈甘生

甘生生同里少長於徐州隨其舅氏宦故也余老而歸始識之其人年雖弱而秉性忠信行身正直有可以希賢入聖之資念遨游四方數十年閱人多矣見未有如生者顧其人獨有所短則以幼未嘗學問讀書不廣文采時名弗耀以是若稍絀於其儕一日來請益余告之曰子胡然也夫古今學脉道統以孔氏爲斗極固天下之通義而無異議矣舊論配孔

子之教弟子首重孝弟謹信親愛而以學文為餘力餘事子夏論人苟能賢賢親君友之道雖未學必謂之學甘受和白受采記有明文士先器識而後文藝不待裴行儉能言之也余嘗曠觀今昔竊歎名教傷心之故多出於士類未嘗不推其所由則緣為士者每挾其文章學問以自矜內以驕其父兄外以傲其同類於是因以自肆因以自飾因以自怨因以自藏其身而欺其心是故其人多一分學問即多一分過愆何則學未辨志而多取古人之智以自益若洪河之匯濁流雖澄之而不可清故昔人譬之飲藥以加病朱子曰書愈多而理愈昧讀書愈勤而心愈肆浮名愈盛而行誼德業愈無

以逮乎古人則非學之能誤人徒學文而不尙行務末而遺本故也今子年方壯彊卽用力學問猶未爲晚但須決所從事耳試取論孟大中五經小學近思錄及周張程朱之書潛心究翫書不多閱則爲力省又皆得本源則路徑無差再取通鑑綱目觀之於以見古人行事之是非得失以證吾心不易之理則黑白昭然不特有以辨乎古亦卽藉以堅定乎吾之識與力以此立身行道卽以此應當世之用而有餘矣而又奚必以文章末技爲歉乎哉夫君子爲己之學與秀才博士不同誠能立定志嚮豎起脊骨八字著脚一直行去鬼神將避道豈必如今學者浮沈悠忽舍己耘人忙忙一生徇世

俗起倒或以博溺心以華滅實無一人耶承當大道者四海茫茫孰是堪受業之人故入而欲兼學須具大根器大智慧先辨志始得思惟終始痛自刮磨如救頭然不舍晝夜若趁慣過日父兄師友見止等閒日聚徒說閒事雜話即讀書作文亦止為取利祿聲聞討無有人直指性命相為者光陰虛度日復一日一旦身盡與草木眾生同朽無一善可留於世其好名者縱有一部詩稿文集而學未知本言成淺游於世於身何足為有無乎至為人師匠亦大不易須是善知識道業純熟反經守正又有忘物之智始得力不誤人余今方便為子姑設兩義以相盡[illegible]子內自決擇之其一若見為人閱

世則當念歲月如流水駒隙不相待剎那即失人身斯爲可懼固惜陰趨事以成德業其一若見爲世閱人則當念天地無窮人壽命有限何苦於電光石火之頃迷執癡貪徇欲妄作無益之擾閒言末節毫髮不肎饒人其偭者怨天尤人歎老嗟卑不安義命其覊者直逞志作業自墮三塗地獄其淸而疑者亦止爲一已之名汲汲箸書剏說雷同言與行違居之不疑毫無功於天地民物故名士之後多不昌者爲其無實善而多取名也如魏文帝典論所言不過如此所以屈子賦遠游首言哀生人之長勤蓋哀其勤所不當勤而不知勤其所當勤若孳孳之學道爲善惟日不足何哀於勤此李習

之所以拜禹言而哭也雖然飯所以爲肥也壹飯而問人奚若尸子譏之亦在乎勉彊孰之而已矣黄石齋引施四明之說謂天下病虛救之以實天下病實救之以虛朱子有見於詞章記誦之失故救之以義理此淺見妄說也是不知孔孟程朱之道徹上徹下不隔古今天不變道不變所謂庸常不易也佛學者有曰宗無延促一念萬年豈區區爲補救一時之計乎如 國朝學人有鑒乎明人之空疏畢爲攷證漢學其末流之害乃至忘其身心禮義名節其失又甚於空疏又黄黎洲云學問之事析之愈精而逃之愈巧三代以上只有儒之名而已司馬子長因之而傳儒林漢之衰也始有壯夫

不爲雕蟲之論於是分文苑於外而不以亂儒宋之爲儒者有事功經制之異宋史立道學傳以別之未幾道學之中又有異同明鄧潛谷又於道學之外立心學究之封已守殘其規爲措注與纖兒細士無異天崩地坼落落然無與於吾事猶自坿於道學儒林同歸無用而已此論似是而未究其實也古之眞道學者豈如是乎不究其實而徒於其名區之雖名爲學道奚益乎予今欲爲學須於此大介處辨明之則自知所從事而無誤於歧趨矣

贈馬雲序

金陵馬雲工畫尤妙寫眞嘗自比唐之曹霸道光乙巳冬來

桐城謂余曰必爲君寫像余曰昔顧長康欲圖殷仲堪殷自以形惡不欲令吾貌瘦而癯氣輕神薄常顧影自惜又可圖邪竊同仲堪之不欲也且義不止此昔程子謂人之圖形者苟有一毛髮之未眞則其子孫卽不得以爲親此其說似迂然由此可以悟理道誠僞虛實之精亦講學之切義也古之作史傳者於其人雄俊英特者閒亦略及其狀貌一二語以致景慕究之其語傳而像未有傳米元章爲李伯時說晉王謝支許其游山陰事伯時隨其言以意作山陰圖狀四公意態各妙遂爲名蹟其實伯時何嘗親見四公哉古人有言人貌榮名此自以名榮而非謂其貌眞然也莊子言犯子之貪

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棄之而走爲不見其使形者耳申屠嘉謂子產曰吾與子游於形骸之外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內由二子之意則形骸非人之所寄以存者也尸子曰人之欲見毛嬙西施美其面也若夫黃帝堯舜湯武美者非面也人之所欲觀者其行也所欲聞者其言也而言之與行皆在詩書矣且吾聞之堯黑舜瘦禹漏湯跳皋陶馬喙面如削瓜伊尹面無須麋而世共尊之曰聖人形骸妍媸本無關於妙德而況非其人者乎惟夫元勳碩輔功名爍赫於旂常則圖之於淩煙麒麟以記功宗又若幽人畸士如謝幼輿輩清風高韻迴出塵外允宜寄邱壑中是二者俱於圖像宜若余至微

賤才能行業無聞於時衰羸困乏爲鄉里小兒所賤簡七十老翁精華銷竭身心俱忘前有垢谷後有堆邱尚何圖哉尚何圖哉且馬君徒欲寫吾之貌而不能寫吾之心後世不得吾之心則必不重吾之貌浸假而得見吾貌亦徒以馬君之畫增重焉耳是馬君之大有造於我而終無益於我馬君慕曹霸之爲人不知霸所寫佳士及路人今皆安在而霸之名固至今不朽矣然則馬君自以其意爲之如伯時之圖支許可也肖與不肖固不必論也抑聞晉范宣初不好畫及見戴安道畫南都賦乃始咨嗟甚以爲有益姑洗吾目以俟之馬君自行其確然之志知必有以化予者也

贈文生序

孔門論學論道不出智仁二德顧仁道至廣聖人重之不輕許人而獨以許管仲夫仲之於仁特其用之外著亦淺耳故嘗疑此二章出齊論矜誇功利俗習而託諸聖言耳後世純學備德者少古今賢豪大抵全任天資以成其詣其資於仁多者往往失之愚柔於智多者又往往流於譎詐故聖人平日與及門諸賢論學或欲其以智全仁或欲其以仁善智所謂裁之也文生鍾甫質美而性明事理通達固本仁以爲用而於智偏多其行之旣於事多濟亦咸孚於人顧吾以古今君子之失多坐未能守經而好語行權故嘗立論以爲學者

制行甯固守經以依於賢毋慕通行權以妄託於聖觀聖人論盡性之事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生自審之果能不違乎不過乎不流乎不憂而敦且愛乎飲水者冷煖自知他人不覺也生將遠別來請益故以此告之生其無以老生常談忽之也道光庚戌七月初九日時年七十九歲

王母蔡太恭人七十壽序 代

古賢達之英學足於己行修於身抱負非常以其魁壘不世出之才擢高科膺膴仕名於時與海內搢紳馳騁輝映所至

民歌其澤士仰其風遠之有望近之不厭舉世莫不式其德
偁而夷攷其行能之所自成則往往由於母德純懿勤苦兼
致天人叶應之所致蓋自傳記以來攷之不爽於斯言者十
常八九而非人子欲榮其親姑爲是歸善之說亦非人之欲
榮是人者推其意而徒爲是虛美之詞也安徽設省以南北
分治而在江之北者其郡邑率當衝道傳車星使往來於楚
粵滇黔者旁午驛騷日月告至而桐城尤近省會號爲至劇
雖其人文風俗嚮教知義不爲難治而地廣民庶賦役殷繁
故凡來令是邑者大吏必慎選其人有廉明敏幹能於其職
者斯克勝其任而無事不然則或處困躓道光乙未冬江夏

王令君來權邑篆明年丙申六月代罷時未久也而化已洽地雖偏也而及甚溥農夫相與歌於野役吏相與頌於庭邑之士大夫相遇不謀而交譽於道則以爲令君之被人以恩信漸民以禮義識事聰明糾剔姦伏興民之利袪民之害簡煩除苛大抵以篤誠長者勤勤懇懇使百姓寬息民懷其惠上下不欺皆樂從化循吏之聲非之於古惟漢之東西京克肅克比先是令君以翰林改官知縣授甯國之南陵凡在任幾年政尚寬平獄無寃囚援例應升知府未上需銓自任南陵之日卽迎養壽母秦太恭人在署板輿所奉歷任相從歲之月日爲太恭人七十壽辰而令君亦以是日值縣瓜之屆

於是邑之士民以爲稀有謀所以悅令君者因以致榮於太孺人將爲文以壽余惟歸熙甫有言古未有於其生辰而爲壽者豳詩始著躋彼公堂稱彼兕觥之頌自是而詩之言壽者不一顧皆虛相祝頌之詞如史之所稱爲壽者耳迨後壽節慶賀始於朝廷而及於公卿然爲文以稱壽者亦無之其爲之文者或乃最其人之生平而槪書之又儼如家傳皆非古不足法雖然以爲慰人子之情姑可矣且夫富貴壽攷三者天地龐厚之氣所積而得之者恆參差而不可兼必旣已得之而可不謂吉祥善事乎夫愛人者必愛其人之親愛其人之親必願其壽攷而康甯而壽攷康甯必本於攸好德旣

辭之詩所爲以備爲福也令君爲治所效之於見見聞聞者人知其賢比於兩漢之循吏矣而不知其本太恭人之教於平日也夫以令君之賢雖使遺佚不遇而其文學行美猶足以榮其親而況其仕烝進方始功名令望之垂於無窮不可涯量也哉故爲太恭人壽而思所以慰悅之者必備述令君之賢俾邑之羣士拜誦於太恭人之前太恭人其亦樂聞之而爲進一觴乎

何毋方太孺人八十壽序

國家設官爲治內外相維職事相聯而其端必自州縣始故既爲之牧令丞尉以親民又爲設立校官以督其士詔曰三

代威王必有師分至明義至重由是以達於國之太學位有大小其職事一也世人不惟大體乃或較官資之崇卑揣肥瘠差㓒煖以爲之喜惡豈徒用意之鄙且不幾與設官之本相剌謬乎明庫德涵爲武功縣志世傳謹嚴余觀其作官師志於邑之賢士大夫及他職官皆不載而多爲校官立傳意甚不取旣而思之康公之意將徒爲一己之親厚而私與之與抑以其人之賢而有不能已於言者與池陽何君菊亭以孝廉與大挑應得知縣辭而不爲改就教職道光十有四年來司鐸桐城以純明溫謹之姿循循然以德化多士不特多士樂其和易而親媚之卽邑之耆者暨致仕諸鄉老皆相敬

夔以爲粹然儒者不媿師資也桐城與池州壤相接水程至近舟楫易達於是迎養壽母方太孺人在署春秋佳日蒔花奉觴雖較之高爵膴仕者華幕鼎食儼若未逮而儒官靜素室有餘閒修夕膳潔晨餐供養敬謹福德方退而且孫曾龍峙學詩執禮太孺人精神益康彊怡然顧之而樂以是爲養在菊亭固無忝於古名賢安親之義而太孺人以儉德居貧敎其子以清修士節風於有位亦何媿於古之賢母也哉歲之十月某日爲太孺人八十壽辰邑之先達暨多士將爲文以壽而屬序於余余惟古未有於其生辰而侑壽者壽於生辰而亦絕無爲之文者元明以來始有之而歸熙甫集多至

八十餘篇又嘗自矜爲顧文康夫人壽序盛言顧氏得其文足以爲榮竊謂熙甫既循俗爲之文又復自矜其能皆非古法度之士所宜有也雖然韓子自稱其文能道大君子之美歐陽子亦曰能傳人之善者在於畜道德能文章之士然則人之爲文固貴其善言德行而人子之欲榮其親者必非能文之士以屬之始足寄以不朽熙甫之所爲與其言固失矣而其文至今存則其所壽之人亦與其文至今俱存豈不重賴其文哉惜乎余之非其人也且夫經之述母德者亦備矣在易之晉曰受茲介福於其王母詩之頌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既醉之篇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古人之言如此然則

亦毋徒嘗熙甫矣旣以答羣士於是遂書之以爲壽

陶雲汀宮保六十壽序代

大司馬宮保雲汀陶公總督兩江之七年政通人和休徵物應丁酉十月之吉晉六秩觴具官某官司有守不克躋比佾䑓爲壽謹拜手稽首而謹獻言曰江南財賦之區地廣務繁而制府統轄三省兼理河漕鹽務百政叢集肩荷尤鉅皇上愼重封圻倚任心膂旣俾公久任安徽江蘇巡撫周諮利病至是簡畀彌專用篤保障至意此唐虞任賢勿貳之盛復見於今而公自受任以來感特達之知益矢藎誠整身秉義以率屬三省庶吏殫智竭思圖維大小之政兢兢業業夙

夜匪懈於是　天子紓南顧之慮百姓樂化日之舒一時沐浴德化者咸祝公之壽而願其益久於江南焉昔周之世周公治陝東召公治陝西皆以久道化成既周公歸朝而召公猶在外故周公作書嘗偁天壽平格以望之解者謂坦然無私之謂平通徹三極之謂格惟至平而通格於天者則天壽之俾保乂其　國家故周公舉伊尹以下六人克盡平格之實者以況召公其後召公果逾百歲之久然則賢臣之壽攸而久居其位豈獨一身之福庥哉夫亦　國家之所賴也往歲丁亥值公五十壽某嘗圖公歷以來所以利　國家奠民人保釐東南諸大政畫冊十有六各繫以詩進諸座

側越至於今又歷十年爲時益久任益鉅而公莊敬日彊精神純固設施之洪經猷之大視某嚮所圖詠者益茂益崇然則由此以往其勛猷德望又不知其何若則以爲克盡平格之實保乂　國家有如周公之告召公者而何歉乎抑又聞之詩人之誦大臣者莫如申伯及仲山甫崧高烝民是也由今繹之二詩之恉大約皆言賢臣之生繫　主德之隆克邀

天鑒故曰維嶽降神又曰昭格保兹也至云秉彝好德則詩人自言其誠見山甫之德有可好之實如此而非徒爲是頌美之詞而已某舊仕江南奉德音久雖今嶺海遐隔而景行之誠無閒近遠故竊舉詩書之義以當撰言云爾

馬母左太恭人壽序 代

余與馬君公實同官中州旣嵇其爲賢則益相覼密趨公之暇往往過從劇談與之論古今事理昭晰徵隱多所啟發性嗜記於勝朝事蹟及 朝章掌故尤熟習縱言所及如瓶瀉水嘗私念游宦不足爲輕重而資此爲樂最平生之幸其後公實補官汝南旋請養歸里予亦改調忽忽十餘年間縈飢渴切心唯甚茲公實寓書以今歲夏四月爲其母太恭人晉九秩觴乞余言爲壽余惟馬君世族其先代爲名臣碩學見於史乘及名公卿之文字者旣顯且箸矣而其先大夫只君先生賢明哲惠又已彰於其邦族鄉人之耳目皆無待余言

惟太恭人門內之懿美則聞之於公實者差詳故因述其大端以致頌祝之意而弗敢辭焉公實之言曰先大夫少孤貧太恭人所以佐助之者備極劬瘁食貧茹淡上奉姑下育敎子女不以闈內事貽先大夫憂而所以接待親賓祭祀烝嘗百務肅然莫不辦給家賴先大夫經營遺業及予兄弟所續增置幸汔小康而太恭人儉愼之節不改於初惟以敬祖收族訓予兄弟無忘先人之志夫古之言壽攷者曰勤則壽曰恭則壽曰仁者壽太恭人於是三者可謂克兼之矣則其所以臻茲遐年者豈不以是哉公實之述太恭人雖不主是三德以爲言而以余繹其實亦何其脗合也抑嘗論古無生日

爲壽之禮其見於經者皆平日頌禱之詞六朝及唐始於是日開筵觴客及元明以來乃有專爲之文者歸太僕集中至有八十餘篇之多究其言亦不過推原盛美敘情好徵德行以致其僃美較雅頌所陳轉爲近實故君子亦無譏焉公實以余言書之於屏俾來壽於堂者昭然知太恭人之以公勤與仁而致茲壽也不亦可以風乎

方淑人六十壽序 代

吾族仰承先祖之蔭綮世以才賢爲名宦顯四方者多矣而閨內之懿徽尤不可以指屈詩曰宜其家人又曰令德來敎是固一家之盛美而亦古今所僃願者也某月日爲族弟石

甫觀察方淑人六十壽辰石甫蒙　聖主特達之知由淮
南監掣同知不次超擢臺灣兵備道宣力海外淑人攜副室
居里門奉祀烝嘗課教幼子以無貽石甫內顧憂俾得竭心
仰報　君國方氏固多賢媛載於志乘先後輝映而於余族
尤世迭婚姻令茲淑人又其嗣音者也石甫性至孝顧少貧
饔所以爲養者恆菽水不充時形拮据淑人佐之潔膳羞承
意指者靡不曲盡其道及石甫成進士作令閩省迎養二親
於署而其力始紓焉石甫愛才好士勇任恤內而族親外而
四方朋友凡一技一能之稍有名偁者恆周濟之至於頻數
再三而不倦遠近待其舉火者無慮數十家力不能給則偁

賞行之以爲常積絫至鉅萬無悔淑人助之得無一言尼止嗟怨可謂風火正位交相襄者矣石甫年將五十未有嗣淑人爲姬力勸納爲簉室遂於癸己年生子孟成孟成者石甫時爲武進縣令挑濬孟河適功初成故名之以志其事也昔僖人之頌其君曰令妻壽母吾以爲婦女之德必其先能爲人之令妻而後能爲人之賢母壽也者又其德之所至而萃焉者也余繫官京都不克躬歷偁賀爰寄斯文述其懿美之可偁者以侑觴焉云爾

壽母程太孺人八十壽序 代

嘗論古今賢豪之士多本於賢母之敎以成蓋歷攷傳記往

往不爽焉雖然賢子之行易見賢母之德隱而罕傳是故苟非與其子交之久契之深則不得聞其詳而悉其行之懿也古今類然也余以道光元年任山東兗沂曹道識桐城馬毅卿先生欽其賢因延以課兒子衍秀數年衍秀今已得中庚子恩科舉人馬氏固桐城世家四百年來以科第仕宦學行顯者無慮數十百人其先太僕公仕明神宗朝爲名臣載於明史列傳其從兄元伯又與余同官工部毅卿厚重篤誠造次言行不苟望而知爲端士故尤相親密顧久困場屋遂以諸生援例官廣西思恩府百色巡檢今遷湖北南漳縣方家堰巡檢本年秋八月來謁余於直隸總督署因言將以三千

三年正月日爲其母程太孺人倂八秩觴而乞余言爲壽且曰母程桐城世族幼嫺姆訓于歸建事先王父母孝養盡其職大事盡其禮事先君子盡其道夷險一節敬訓之德洽於宗族孚於覿黨有子三人今惟某存某今幸捧檄喜得薄祿以養然不若得仁賢之一言爲尤足榮也敢以是請余既悉馬氏之族望又獨毅卿述太孺人之行重違毅卿之意其曷敢以不文辭故爲本毅卿之言而著相知之始末俾毅卿歸而張之於屏以侑觴焉且使里之人登堂而來祝者讀之證以夙夕所見聞知賢豪之生必本於賢母而其母之賢非有與其子交之久契之深則亦無以知而詳之顯而傳之於世

信如此也

劉綱屏七十壽序 代

國家設官文武分治唐虞以前吾不知若成周以來固爲治之通義矣雖然人知其爲分而不知聯事又有交合者也聯事之合非謂以文統武蓋有時武亦有助文爲治之事焉以文統武特在勳階上秩貴臣有臨涖之分義以武助文惟方州劇邑胥才孔亟之區而後見如吾邑營職綱屏劉君是矣君本籍山左世以戎行起家尊大攷及尊攷皆官皖省故遂占籍爲懷甯人君生而倜儻幼即以經濟自任未弱冠騎射嫺捷拔出儕衆初官太湖整飭營伍緝匪安良其長官皆倚

任而器使之道光　年改調桐城桐故劇邑又當衝道傳車
星使往來於楚粵滇黔者旁午驛騷雖其人文風俗鄉教乖
禮而地廣人稠賦繁役重令尉雖賢常不暇給自君下車之
初甦於近年不幸迭遭水患東南瀕江之鄉田廬漂沒哀鴻
徧野大憲委員及令君及地方紳士竭力籌辦荒政凡賑銀
糶粟給粥君悉爲之協理一體辛勞不分畛域時出籌議用
心彌至悉中機宜不特烖黎實戴君德郎大府暨搢紳前輩
咸欽其賢吾所謂武亦有助文爲治者不其信歟本年盜賊
蠭起君不閒風雨每夜出署巡緝閭閻得以安堵君既仁心
爲質而其才猷筋力又足以濟之使得威位大權俾足以盡

展其素豈非干城腹心之寄與月之某日爲君七秩誕辰里人來徵余文爲壽余旣久聞君賢往歲乙未奉　命典試江西道出里門幸得與君相接見聽其言論觀其氣貌諠信所聞之不虛君之子現官懷甯千總德配向孺人與君齊眉雙壽是皆足徵君之以德備福如此故爲述其大端俾鄉人書於屏以張於君之堂以侑觴焉

蔣邑侯暨德配曾安人五十雙壽序

福閩蔣侯旣涖桐之三年政修治洽農不違其時士不失其教獄市無擾吏胥敕法百爾顓蒙罔不沐浴膏澤佩服政敎喁喁然嚮風靡已循聲播聞聿著成效以前十六年在潁上

縣獲鄰境盜首奉　旨以知州升用於二十三年三月補授無爲州知州未去任先五月某日値侯暨曾宜人五十雙壽於是邑之士紳某等同申祝賀而命邑士方東樹曰子宜撰其言樹曰然固所欲言之於心久矣葢侯之爲政其大者彰彰在人耳目曰敎士曰惠民曰興利曰除害而其節之清操之廉行之勤出之愼無倦以忠難徧以言舉桐在江北爲望縣人文風俗夙勝於他邑然地廣民稠又當七省要衝號稱繁劇難治而侯之治之也裕如桐邑城鄉舊有三書院侯延請學師率興課敎親爲評閱文卷時分祿俸以奬勵殿最又與學官弟子款曲延接有如家人未嘗不以立品去邪奮立

功名爲誨又於北鄉孔城鎮敦勸富室捐立桐鄉書院一以敎其鄉人一以無忘漢朱大司農之遺愛焉桐邑東鄉瀕江田多患水向有陳家洲諸圩圩內田數萬畝爲東南鄉一大保障連歲江湖漲漫灌圩決溢田廬漂沒哀鴻滿澤數十百里井賦無輸停徵者再侯勸諭賑濟親自給散露宿風餐不避寒溼暑熱民得安集又籌經費督率首事辛勤修築圩得復故賴以保全此侯莅桐三年內政之最大者也又桐雖無大猾巨盜而亦偶有江姓束姓者稔惡著聞上憲名捕絫年不獲侯不動聲色以計掩取如掇掌　其他嚴究訟師土棍重刑以懲而虛誣架訟之風以息桐俗惑於青烏之說或停

蹇不能葬其親自郊關四鄉權攢淺柩不葬者或數十百年

不等侯出示敦勸並籌費以助極貧無力者嚴飭地保按戶

曉諭期年之間遠近舉葬者至數千棺此所謂澤及枯骨者

非耶又歲荒之後瘟疫流行侯采秘方並製良藥散給施救

貧病者多賴以活夫人曾宜人系出名族世多仕宦家傳治

譜其所以佐侯爲治者靡不克盡其智仁之方先是宜人族

兄曾侯令桐城最愛士士林至今思慕之及是宜人又來佐

我侯故桐士尤爲歎羨如有親故之情者焉詩曰豈弟君子

民之父母我侯有焉又曰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宜人有焉抑

又惟書契以來言善政者三代而下惟兩漢爲近古某竊衡

之以爲侯之爲政殆庶幾焉於是遂徵其實而書之以侑觴兼以爲去思之頌云

廖君遴大令七十壽序 代

余讀南史循吏傳傅齊傅季珪父子治縣縣內傳神明時云諸傅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我 國家郅治熙隆登三咸五一時在位大小臣工肩比踵連難以一二數而桂林陳文恭公尤爲簪顯名在搢紳公所輯從政遺規及治城錄等書傳布徧於海內遵而行之者莫不營惠懋實效仁人利溥豈若季珪私於一家之比哉公後百年而有廖君遴大令者以治縣治聲政播聞遠近咸云大令位雖未顯而其

賢固足繼其鄉先達流風遺教不媿也往歲壬辰余奉
諭典江南試道出臨淮君時宰鳳陽因得接見挹其言貌固已
心儀之矣乙未科主順天試而哲嗣鼎立適出余門自是款
洽旣久始獲飫聞君治行之詳君先世爲江右人明季始遷
臨桂曾祖學博公以科弟起家祖彰明公昆季六人登鄉會
榜者五君昆季七人三膺鄉薦四列膠庠才賢之盛萃於一
門爲邑里冠君年十九中式乾隆壬子科舉人嘉慶辛酉大
挑一等以知縣用分發安徽歷任六安州州同望江桐城建
平鳳陽縣知縣歷署廬江天長繁昌霍山宿松縣事所至皆
著循聲道光戊戌揀發貴州歷署興義安平縣現任印江縣

知縣其在廬江也邑多淫祠或藉以漁利君嚴禁之俗爲之革其在桐城也歲大水君倡募銀米賑糶安集流亡事皆周備著荒政一書後令遵其成法多所全活其在鳳陽也淇湖水漲民田多漂溺君於例賑外捐廉繼賑民賴以活豫陝官兵征臺灣所過驛騷君竭三旬之瘁晝夜靡懈支應出境一無濫失供張辦而兵民相安其在霍山也民田沙壓坍卸八百餘畝前令不爲申理君下車已逾期爲補請大憲開除若其鋤豪彊也攝廬江篆甫下車杖府役之滋擾於縣者謂守不謝人目爲彊項徧松豪右守備徐某與劉姓爭洲地訟涉多時牽案甚衆君一訊而服悉置於理桐城東鄉士棍某糾

集亾命數百人乘災搶奪勢洶洶欲爲亂君禽爲首者置之法餘悉不問衆遂帖然其平反獄訟也壽州劉六子一案府讞入其罪涇縣王條調姦致命一案府讞照和姦定擬君在省秦鞫得實皆平反之其爲民興利也望江城堞頹壞捐千金倡修並改建清城耀鯉兩門邑故濱江上至漢口下至金陵往來差役牽拘民船支應日給百錢民不堪桊君勤示江口永革除之在宿望時兩遇災旱或謂宜半徵以裕 國課君悉請蠲緩之及其至貴州也初署興義興義在黔滇粵三省之交五方雜處盜賊充斥前官規避處分不肯究治姦民益肆無忌君下車嚴刑捕逐盜風以息又邑爲嘉慶初新設

俗陋甚君爲改建學宮暇輒與諸生講課人比之文翁云其赴補邛江也過省垣值安平有刧獄事大憲檄君往署兼捕逸盜盜逃至雲南興義民感君代爲捕得之大府擬題奬君力辭請赴新任衆皆賢之君性靜逸無嗜好政暇惟觀書間爲吟詠有詩集若干卷此比於古人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矜爲治譜之奇術者何如也今年某月日爲君七十壽辰鼎立來請余文爲壽故爲述所聞於鼎立者而益箸其淵源於鄉先達者如此道其實也

姚石甫六十壽序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冬十月爲吾友姚石甫六十初度其族

人徵余文以爲壽余惟古之奉觴而上壽者必致其規諫之詞今將舉石甫行能才美而言則慮人以爲虛僞而非實且近於諛頌而乖擇言之義於是爲援朱子陸子兩大儒之言而揚推其意焉朱子曰大凡天下之事莫非實理之所爲蓋由物而觀有其實乃有是物以事而論亦有其實乃是有事大之爲日星昭赫乎在上也實有其爲昭赫也細之爲五行百產充牣於在下也實有其爲充牣也體之於人學術以實而成道德以實而著文章政事以實而僞功業聲名以實而久此朱子之意也陸子之言曰千古以上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也千古以下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也東海有聖

人出此心此理同南海西海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卒無不同其所以同者何也實也不實則惡能同象山陸子極提一實字以明道立敎其大指發揮莫切於此世風不古末俗多誣大道燦陳昏而勿思於是乃有專鶩於虛僞而詭以爲實者是故稽其學術全未有實也而妄以爲實推之德行文章政事莫不皆然三季以來至於今幾千年矣中閒之人若流水不可涯量不可紀極當其時意氣聲華各予智聖而有亾之數終不係之究其傑然不可磨滅惟此數十百人之有實者相望於天壤後之人美斐斯傳非必有親戚相與之雅昵比燕好之私稠乎不謀咸信悅之而無疑是說也歷物之

意莫不謂然而卒鮮有人克彊已使然居嘗慨歎私竊怪之乃今而於吾石甫谿之也石甫之少日勤於學則實勤於學孝於親友於兄弟則實孝於親友於兄弟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也蓋實無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也石甫嘗慕賈誼王文成之為人則實克究賈王之志事以效於行故其釋褐而始仕為縣也則實克效其理縣之能及其遷而為鹽官也則實克效其轉運之法進而受知於　天子超授監司刑名也則實克效其監司刑名之職而且在所治之地則實克信於其所治之民其在海外則實克信於海外之民其伸威於外夷也外夷雖忌之惡之亦實克令其敬畏之至於仕之所嘗

同僚也則實克使同僚咸歡樂之其睦婣任恤於梓里之戚友四方之交游則實克使戚里交游咸感念之是故讀石甫之文章則實克詮乎道理焉攷石甫之政事則實克剸劃乎利病焉聆石甫之言論則實克辨析乎異同焉接石甫之氣貌則實克撤開乎老洫之陰凝焉故凡石甫之所以將其實心實理者雖未知於嚮所侔千古以上千古以下東海西海南海北海之聖人及所慕賢王之德業爲何如而要其以一實致設施之有效衆志之咸孚則以爲於朱子陸子所論無爽焉蓋若非止壽石甫於六十也實將壽石甫於千載百世也亦非私於石甫一人也實欲風人使皆由於實以成材而

懋德立事而輔治也覽余文者其尙能信吾言爲實而非阿私其所好也乎

石鏡心太史六十壽序 代

鳳麟之爲物也不𨷖用於世世亦不責用於鳳麟然非氣化當極盛之時則此二物不見見則世無不徵以爲瑞是故鳳麟見而不𨷖用鳳麟不損其爲德世見鳳麟而不用世亦不損其爲盛非不用也彼固不以獲用爲德也鏡心太史曁其子廣均淸才令器時之鳳麟也而其父子咸以少年掇巍科蜚聲翰苑是鳳麟之見於世也然而鏡心一司文柄兩充館修年纔四十卽歸而不出廣均登第授部署以肓兄弟奉鏡

心家居雖非終不出者而恬淡不競於勢位亦明矣鏡心父子不出而　朝廷亦不責其必出吾故曰鳳麟之爲物也不蕲用於世世亦不責用於鳳麟也昔召公作卷阿之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噰噰喈喈而歸於王多吉人王多吉士以媚于天子漢元狩元年獲白麟於時詞臣作詩以爲黃德之顯則亦爲非氣化極盛之時此二物不見諡信不虛以今方昔何必周漢獨專其美攸銛待罪宰相　天子以時平無事　使持節出督江南雖遭際鄧隆陰陽水旱盜賊之無警究之責淡任重時虞隕越是攸銛之用於世世亦以用責之攸銛而恆慮不勝其用也以視

鏡心父子鳳麟之德遠矣美矣亦可望也已廣均爲余丙戌會試所取士以今年三月爲鏡心六十攬揆之辰乞余言以侑觴故爲本其父子之才遇以美之雖然廣均其歸語而父黄帝之沼文王之囿梧桐竹實泉甘艸美繁林茂翳倘其有來一游與

封翁桂軒先生壽序 代

周漢以來賢士大夫以經術飾成吏治其見於刑政張弛損益者有悱惻發民之誠而無操切彊民之苦於是民之被其化者有懽欣和樂之風而無畏懼隔塞之情上下相安君子小人各得其分願往往相與推原其所本而樂道其善之所

由來蓋風人之義如是廖侯既來治吾邑之明年政通人和士民之愛悅之者盖樂親近瞻依故得悉其封翁桂軒先生之德之實乃相與歎曰我侯之賢也抑封翁之有以啟之也及讀先生所箸之書與其所爲詩文益歎先生之人之不可及蓋誠於爲仁者矣聖人論仁目取數至多又推其效曰仁者壽先儒有言仁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先生之自少而壯而老事親能竭其力愛弟能盡其恩勇於爲義誠於讓名勤於爲學篤於誨人綜其所爲無不一出於仁然後又有以知先生之宜克有令子而享康彊逢吉之休者也蓋先生生本右族世載淸宦攷曰四川彰明縣知縣乾隆戊午科舉人

彰明生三子而先生其長君也當乾隆四十年閒金川用兵

王師載途軍書旁午杜公所謂牧出令奔者也彰明內彰

民瀵外籌供億先生實悉心荷理俾無遺誤其後彰明調辦

口外軍需凡六年先生往來省視倍經艱虞少失怙事繼母

太孺人孝敬倍至彰明之仕也兩季皆幼先生撫養教導以

兄兼師彰明國爾忘家不以攖其心葢有子克家也先生少

工舉業凡十應鄉舉不售乙卯科擬解者三日矣卒以後場

擯棄先生自是絕意進取彰明嘗命以援例出身先生不肯

願讓於兩季嘉慶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鄉黨及當事者

將以先生應人莫不以為榮而先生顧力辭葢其不苟於取

名而讓於德也如此非其中有大過人者能如是乎先生生
七子四入膠庠三登賢書我侯之仕於皖也先生以嘉慶十
年來就養官齋十四年恭遇　覃恩錫類受六品　封
旋於十六年歸里悠游林園惟日課諸孫以讀書成就後進
爲己事其居鄉也修復學校表章先賢名迹碑碣皆違衆獨
任其事其所著書一皆訓俗型方之意無在不以濟人利物
爲心蓋翕然爲一邑之鉅人長德童孺婦嫗莫不信其爲仁
人也今年九月某日爲先生九十開六之辰某等被賢侯之
德者咸進而言曰在書洪範之論五福也必歸於攸好德古
之大人保福祿而膺遐齡率由斯道然則世俗頌禱之詞固

不足進於先生惟我侯以康濟之才展其經猷以上載 國
恩克成先生之志而大其施是則先生之志也我侯亟以此
言進庶幾先生以爲然而樂進一觴邪

方塈卿壽序 代

桐城以宦學垂五百年之舊家方氏其最也理學名臣文章
經術先後無慮數十百人海內談望族者莫敢或並吾師勿
菴先生紹先德擅雄藻行修而學殖弟子輩每私議先生而
負其所有以發名於世與天下俊雄瑰偉馳騁角逐於木天
石室爲 國家宏其教豈特一邑之師而已哉顧先生老而
不遇平生不泛交不與當世英髦盛名之士相應答獨以其

學教於一邑一邑之人用先生之教而發名於世者踵相接里巷族姻子弟無論輩行之卑尊年歲之少長有不爲先生之弟子者十不一二則是先生之教既行矣又何必發名於世而始足隆宗而光 國哉先生爲文高言潔韻渾脫劉亮脫去筆墨畦徑萬萬乾隆壬子鄉試房攷嘗以第一人薦不中先生性曠達不以得失爲欣戚亦不爲崖岸每逢科舉之歲輒赴曰吾以盡吾能而已平居與人無町畦有招則就之或極飲大醉嘲謔罵譏人皆樂親之而不厭今年七十矣而耳目聰明視聽飲啖弗稍衰性情顏貌笑言游好弗少減執筆爲弟子評閱文字蠅頭細書端謹楷正弗少懈人皆曰先

生葢有得於中而然也先生曰吾何得哉吾平生惟知樂吾樂而已吾無位而忝竊文譽爲衆人師吾無子而有五女足以娛意嘗教兩姪皆成立且以爲嗣嗣雖歿而有孫二人吾貧而衣食亦未匱吾老而精力健甚足以任勞勩吾不學而有詩文集足以與人覆醬瓿天之與人恆不足吾幸有是五樂吾何歉乎哉於是弟子又私議先生之行如此先生之言又如此然則先生果有得於中而然矣昔鄉先輩望谿先生爲高素侯序於時公卿學士爭爲詩頌高公獨揭望谿之文於壁然則先生於弟子亦有喜其言之質而揭而不棄者乎旣以爲先生壽並敬以質之先生

家仲山八十壽序

密之先生仲子位伯有裔孫曰璋字仲山以今庚戌歲十二月日届壽八十乞樹爲之序文其言曰以子能文冀得藉以壽我於無窮也余與仲山不同族故無輩行稱少小亦不相識及君解組歸田適余亦倦游還里時相過從因漸相習久遂相親愛君少未嘗學問而資性誠篤重厚存心制行一以忠信爲本暮年每日讀論孟四子書作楷字數百以自課余嘗謂子夏賢親君友未學爲學之言惟君乃得彷彿云君長余一歲往歲慶七十余實爲之序其行履仕蹟已詳今無以益之也無已則惟以壽言之古之得上壽者如周之召公年

百六十宋之文潞公九十六是皆聖賢之徒國楨人瑞天壽
平格以仲山擬之則不倫若葉少蘊所記宋賢如張鄧公年
八十六陳文惠公八十六富鄭公八十一杜祁公八十八及
李文定龐穎公皆及八十西園雜記記明大臣壽攷者王端
毅魏文靖而下十三人是皆執政大臣中外引贍且同朝而
不必同時同里皆與仲山不倫惟宋洛社耆英及南陽菊潭
同飲潭水得上中下壽又唐升叔達三易集有南翔八老人
詩序曰徐爵九十六趙陞九十四陸淙八十五徐勳張樂俱
八十四蕭儒八十三朱梓八十二陸球八十一居止不一二
里而耄耋相望日杯酒談笑相娛樂昔歲仲山與余效唐人

香山社故事爲九老會余詩所謂未免鄉人亦可傳者也令
十年之閒已亾者過半然此雖同鄉里而不同族也惟仲山
高祖潤齋公年九十一曾祖奕変公八十四父師栁公年八
十其壽鍾於一門耆艾先後相繼此古今海內所僅見是爲
稀有之盛以此爲瑞乃非異世異地異族所可與竝君居鄉
循循如也無城府與人言㽞㽞然惟恐傷之曾無疾言遽色
然亦無唯呵傴偻詭隨之行其於地方一切公事不立異亦
不退縮率隨衆遵行平日飲食寢興皆有常節度子四人皆
馴謹修飭無里黨之過君常訓之以學㬰虧勿討便宜立心
孫五人長者已登仕版君精神完固雖八十而行步不杖耆

一杖乃反以贈余膚革充盛血氣腴潤如少壯人臉際常泛紅霞如中酒然者此非內有眞積安能符釆外炳若是嗚呼可謂眞誠君子人矣余性淺衷而氣輕躁於語言喜怒易發雖力自禁飭而恆致悔吝每遇有過舉輒思君以之對治爲鏡則媿悔絫日非特余也見古今名流非不各才智自擅而以聖賢之道衡之卽無不皆在過中疵病百出所以然者皆以學問智能而滋生長裕之之故莊子所謂智孼也然則君雖未學而反得免學者飲藥加病之失豈不懿與君仕不過縣令產不過萬金名譽不出鄉里惟獨行誼可欽世壽克繼爲他人所不知余爲著之其亦足以慰君而樂爲進一觴

焉也已

張君七十壽序

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六日爲吾友張君七十之誕辰先是君於三月閒忽感風疾手足痺㾼不能轉側不任步履言語澀蹇不清不特其家驚惶莫措卽余亦爲之憂疑廢寢不能成寐其後屢往候問皆就臥榻前相晤語如是者經兩月覺得良醫良劑靈素之效日漸痊愈於是不特其家欣喜過望卽余亦爲之手額相慶又數月則漸能杖而起閒命厮僕扶將可以前至廳事摒擋家務接見賓友余亟勸其毋過勤仍宜節事節勞以自將護昨日竟乘肩輿過余余驚喜延入坐定

則以將屆七十誕辰欲開筵集客以慶叟生而命余爲之序文將以張於堂以誇於衆余曰然夫以古稀之年本應稱祝而況君今以重疾獲復平康尤爲喜慶中之尤喜慶者也不特其家及衆族戚以爲宜然即余亦以於事於情於理決爾宜然顧古無生辰祝嘏之禮凡史傳中所稱上壽者皆尋常飲酒隨時擇言致語亦兼規諫不專頌祝至唐人始有令節之名而民俗相沿遂以生辰稱壽爲故事然未有特爲文者至明人乃有壽序之作惟歸熙甫最擅其能一集之中至有七八十首之多余嘗取其文聚而觀之雖詳略勝劣不侔大抵以敘情好述生平美行諛致頌祝是故其事雖沿俗而於

義亦無借於是不特君欲得余之文即余亦自以非余不能爲君作此文何以言之則以余與君交最久而知之最深而差又能言故也余少與君居相鄰結契最早君之尊甫及其母夫人皆習余而先子及先慈亦習君故兩家情誼至密雖朋友也而不啻骨肉親串焉君才美而又通習時務老成諳練性忠信勤敏人屬之事靡不盡心或告之難無不救恤力與維持即邑中一切大小公事興建工役賑濟等務前後諸邑宰莫不倚辦少時家貧既久試不利則橐筆游幕翩翩書記遠近諸公皆傾風倒屣無不欽重契合既去猶恆思之故其與人交久益堅而不替家本貴族其先世墳園墓田丙舍

祠屋至廣每歲租入經費支用甚鉅苟或經理不善多生弊端於是其族長公議推君爲都管既任事則矢勤矢愼不避勞怨一二十年百廢具修害去利增悉臻美善夫行修於一國謂之國士若行修於一鄉豈得謂非一鄉之彥士乎君於是爲稱其名字矣余年長於君而材朽不逮今君疾既復平自今以往將日進康彊爾天性歷期頤以利一鄉不特如鄙文私所稱述如此將見後來一鄉之人皆羣致其頌美相爲慕效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豈虛也哉

攷槃集文錄卷八終